



五亩山凹地

楊潤身 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地 凹 山 畝 五

楊 潤 身 著

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

7151/2
556

基礎

五亩山凹地

楊潤身著 王 里挿画

*

通俗讀物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香餌胡同73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051号

外文印刷厂印刷·新華書店發行

*

总号 0796 开本 787×1092 耗 1/32

印張 2 5/8 字數 48,000

1956年5月第一版 1956年5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: 1—80,000

統一書号: T 10008 · 7

定价: (5)一角九分

內容說明

本書包括三个短篇小說，都是描寫農村生活的。

“暗害”是寫一个富農分子閻德厚鑽進農業生產合作社以后，繼續在暗中進行高利貸剝削的活動，並且用小恩小惠，腐蝕思想麻痺的社干。这一年秋天，正逢社里遭受水灾，社里大部分的庄稼，都被淹沒了，只有閻德厚和少数几个社員的庄稼未受損傷。社員們都在緊張地排水搶种，閻德厚就利用这个机会，鼓動人家出社，希圖把社搞垮。他这个陰謀，被社里看破了，就正式宣布开除他出社。閻德厚被开除出社以后，又勾結坏分子偷割社里已經成熱的庄稼，鋸伐社里剛剛栽活的樹木。他一系列的罪惡行为，終於被揭發了，閻德厚受到法律的制裁，社員們也因此而更加提高了革命警惕。“五畝山凹地”寫一对老夫妻，積極地参加了農業社。在春耕时，老头察看了当地的地势，感到水土保持工作对生產的关系很大，如果把山腰一片凹地筑成水池，就能保証陽坡七十多畝旱地的丰收。但这凹地是他在土改中分來的果实，他並曾在这个凹地上，加工开垦，修成五畝好地，栽了三十棵小棗樹；要是筑成水池，自己就会遭受到很大的損失，想到这里他又捨不得了。后来經過劇烈的思想斗争，建設社会主义的積極性战勝了保守思想，終於把这一条合理化建議向社里提出。“買牛記”寫一个干部，去帮助一个山庄創辦畜牧合作社。他的工作是積極的，但因他的思想方法太主觀，又誤信了地主和坏分子的挑撥，把好事沒办好。要不是这村的干部羣众較有基礎，几乎把好事完全办糟。

目 錄

晴害.....	2
---------	---

暗害	2
五畝山凹地	33
買牛記	49



暗 害

一、牽 馬

大前天，田家寨一帶下了一場大雨，雨水之大是幾十年來所沒有的，簡直弄得人不能通行，鳥不能起飛。不到一個時辰，河裡就漲了猛虎水，沖開了河堤，將社裡的九十多畝莊稼淹個一千二淨，只有閻德厚的四十來畝和閻中中、趙錫的三十多畝莊稼沒有受到災害；因為他們的地一來靠着村邊，二來社員們較早的搶堵上了那段的河堤。

雨後連着來了兩個晴天，地皮已經干了，社員們就在受災地裡搶種蕎麥。社員們一早就趕着牲口，背着農具往地裡去了；只有社長田雨雨的老丈人閻德厚和閻中中，一個請了事假，一個請了病假。

社長田雨雨和一組的組長閻檳子，臨時結成了一個種地小組，田雨雨背着耬斗種子先往地裡走了，閻檳子快步地到

閻德厚家牽牲口去。

閻檳子是个五十二歲的老光棍兒，土改之后的第二年，社里的副社長趙錫，給他介紹了一个老伴兒。不想老伴兒光愛吃不干活，脾气又是頂天的坏，結婚不到半年，閻檳子就同她离了婚。后来又有人給他提过親，他再沒有答应。

閻檳子原先沒有一絲一綫的家業，自小給人家放牛放羊，土改以后，他才扔下了地主富農的牛鞭子，不再給地主做活了。建社的时候，閻檳子第一个报了名，开会下地时打鐘、叫人，誰也搶不到他头里。平时間誰要說社的一个坏字，他都要反对到底。閻檳子的劳动也是头一份兒，他領導的第一組，每次競賽都得紅旗。在搶救庄稼的緊要关头上，閻檳子更是火上加油，干的起勁。他的兩腿在过去受了寒，本不能走快路，現在为了急于往閻德厚家去牽牲口，却咬着牙，跑的飛快。

閻檳子到了閻德厚家，沒看見閻德厚，只見閻德厚的老婆正在鍋台边簸什么粮食。閻德厚的老婆一見他進了大門，忙地把簸箕盖在粮食上。可是她的手再快，也沒能遮住閻檳子的眼；原來簸的是虫子鑽空的粮食，因为地下擺着足足有半斗多的鉄嘴虫。

閻檳子一边往牲口圈里走，一边不出声的罵道：“真是不覺悟的东西，政府買你們点余粮，你們总是求爺爺叫奶奶的說：‘干了！光了！’好像你們真成了干架架似的！”等閻檳子把牲口牽到院里，閻德厚的老婆早已攔在那里說：“把我的

馬給留下！我要推碾去！”閻檳子平時是個愛逗愛笑的人，和社里人在一起時，誰都沒有見他板過臉。這工夫閻德厚的老婆說留牲口，他就來了火，像舊日老公公對待兒媳那樣的說：“推碾往後靠靠，社里急着搶種蕎麥哩！”閻檳子一邊答話，一邊就把牲口牽走了。

閻檳子牽着馬火急的向村外走，一不留心，馬探起腦袋狂叫了一聲，猛的脫開了閻檳子的手，一直的向一個毛驢沖去了。閻檳子被馬帶了一個跟頭，猛的爬起來，箭一般的追過去。閻檳子追過去的工夫，馬已經咬住了毛驢的脖子。趕毛驢的是個小孩兒，嚇的直哭。閻檳子一步上去拉住了馬的韁繩，狠狠的給了它兩拳。第一拳下去，馬放開了嘴，第二拳下去，馬規規矩矩的站下不動了。

閻檳子剛要牽馬再走，閻德厚的老婆瘋子一般的追來了，破口大罵：“老光棍，把我的馬給留下！你掉了魂兒啦？你爛了心啦？你不知道我的馬才一對牙，你沒命的打，打死它，你要給它帶孝啦。”

閻檳子立時激起了心火，瞪大了眼睛，咬緊了牙齒，又把拳頭使勁的握了一下。但又心里計算：“和個臭老婆動火氣不值得。”于是就用力壓了壓火氣說：“社里急着種蕎麥，別再胡說胡道的了，我肯把馬打死？”

閻德厚的老婆不但不軟口，却氣焰透的更高，伸出手指，張開大嘴，狠狠地罵：“你胡說胡道！你胡說胡道……”她一連罵了閻檳子沒數的胡說胡道，又說：“你為什麼

打馬？你是存心欺負我？呸！呸！你这臭光棍。”閻檳子本想牽走馬就了事，可他看这陣勢是走不了啦，才轉回身來，仍然不漏火的說：“今日你吃了什麼瘋藥啦？你……”閻德厚的老婆立時又打斷了閻檳子的話道：“你吃了瘋藥啦！呸！你來把我打死，打不死我你不是人種子！呸！呸！”閻檳子再不能忍受下去了：“你这是怎麼一回事，你怎會這麼混賬，打兩下子牲口犯了罪啦？”閻德厚的老婆再不說理，一下扑到了閻檳子的身邊，扭住他的衣襟不肯放鬆，並在閻檳子的腿上狠狠的咬了一口。閻檳子一陣火起，猛地把閻德厚的老婆推开，扔下牲口跑了。

這一下可把閻德厚的老婆氣瘋了，她一面在地上打滾，一面摸起一塊碗碴兒，閉住眼睛



在臉上划了几个血道道兒，就拼命的大喊起來：“救人呀，老光棍把我打死啦……”

村上的男男女女都往地里去了，只有几个四五歲的娃娃跑來看熱鬧。後來又來了三个落了牙的老太婆，才算把閻德厚的老婆劝回去。

閻櫨子腿上的血不住的向外流，他撕了一塊破布条，把傷口包扎了一下，才飛快的去找田雨雨。

社長田雨雨在地头上抽了袋旱烟，剛把耨斗上的繩子拴好，只見閻櫨子滿頭大汗的跑來了。他一見閻櫨子的神情，又見沒有牽來牲口，趕緊迎上閻櫨子問道：“櫨子哥！怎么一回事？怎么一回事？”閻櫨子“唉”的一声，气的再也不能一下把話說出口。等了一会兒，才气憤憤地把事情說了个仔細。最后他又說：“梅梅（田雨雨的女兒）家爹，我看这事情不簡單，你丈母娘明明是要無賴。老天爺放不倒咱，她……你回去給我拿条褲子吧！”田雨雨在原地轉了一个圓圈，下巴又放進了衣領里；田雨雨想事的工夫，都是这么一个动作。田雨雨想定了，就把烟袋遞給了閻櫨子，非常親熱地說：“櫨子哥，你先抽袋烟，穩穩心，咱們不能和她算完。”

田雨雨一直的走到了閻德厚家大門口，不想大門鎖上啦。他去問一个老大娘，老大娘告訴他說，閻德厚往东村赶集去了，他老婆又到閻櫨子家要無賴去了，多少人都拉不住她。田雨雨一听這話，飛快的向閻櫨子家跑去。閻德厚的老

婆已冲進閻檳子家，正搬起一塊石頭，要砸碎閻檳子的做飯鍋。田雨雨立時大喊一聲：“你干啥，把石頭放下。”閻德厚的老婆回頭一看，是女婿田雨雨，內怕外不服，“砰”的把石頭扔了個老遠，立時又坐在地上大哭起來：“我的秀秀呀！（秀秀是她的女兒，田雨雨的妻子，已經死了。）你娘叫人欺負死了！痛死我啦！不能活啦！你來把我叫走吧……”

閻德厚的老婆哭得非常傷心，眼淚漣漣地好像真受了天大的委屈。田雨雨歪著個腦袋，看了老丈母一眼，不緊不慢的說：“梅梅家老娘，你把檳子哥的衣服撕碎，又咬傷了人家，還到人家家里來耍無賴，世界上光剩下你啦！”閻德厚的老婆猛的把眼淚一擦，又大嚷起來：“光是我咬傷了他么？你的眼裝到褲襠里啦，你看不見我臉上的傷么！我知道你們是一個會上的人，我知道你不把我看在眼里，他沒有把我打死，你來把我打死吧！給！給！你不來把我打死，你不算姓田，你打不死我，不是我的好女婿！給！給！”她說著把腦袋伸給了田雨雨。田雨雨趕緊的退後了一步，又說：“我只問你一句話，你還讓社里用你的牲口不？”“我叫你們使！我叫你們使！你們再來打我几下子，我才叫你們使哩！”

田雨雨再沒有還腔，轉身出去了。

田雨雨走到了街上，想找个老大娘先把丈母娘拉回去，免得她糟塌閻檳子的東西。他走到小學校門口，正好他的十

一歲的女兒梅梅从小学校里走出來。田雨雨灵机一动，立时拉住了梅梅的手說：“梅梅，你趕緊去你檳子伯伯家門外喊一句，你喊：那是誰在姥姥家房頂上偷东西啦！还不快下來！”梅梅奇怪的問道：“爹，真有賊啦？”田雨雨說：“沒有，你姥姥在你檳子伯伯家耍無賴哩，你那樣喊一聲，她就回去了。你喊過就趕緊的跑回來。去吧！”梅梅按着爹的吩咐，飛快的跑到閻檳子家房角，拼命的喊了兩聲就跑回來了。這办法真見效，閻德厚的老婆一聽到梅梅那樣的叫喊，把什麼也忘了，站起來就往回跑。田雨雨在小學校門口抽了兩口烟，又趕快的返回到閻檳子家里，把屋門鎖了個嚴嚴實實，才往地里去了。

田雨雨走在路上，心里真是悶悶不樂，他一边走一邊想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？原先他們雖然狡猾，大會上倒沒有搞過什麼蛋，開會、下地，有時倒挺積極的。現在河里漲了猛虎水，就是她家的莊稼沒淹上，莫非……不准吧？

田雨雨还是一边走一邊想。他走到閻德厚的地邊了，看見閻德厚一片幾十畝地的金黃晚玉菱，長的特別耀眼，秸秆高過房簷，玉菱棒比棒槌還粗。田雨雨抬頭瞅了一眼莊稼，又遠看了一眼受災地，他長長的吸了一口氣，他算明白了。田雨雨又往前走，挨着閻德厚的就是閻中中的十五畝莊稼地。閻中中地里的莊稼，也是因為大家搶堵河堤搶的緊，沒有受到一點損失，因此對於閻中中的告病假，也明白了七八成。田雨雨正往深處想，一個郵政員突然的在他面前下車

了，交給了田雨雨一封
信。田雨雨拆開一看，
信是王家庄支部書記
寫給他的。內容是這
樣：“你村閻德厚在我
村暗暗的放了債，放出
棉花四千斤，糧食三石
五斗，現款一百二十萬
（旧幣），全是五分利
息。上一個集日上他到
我村，向欠債戶逼債，
望你能給他教育……”



田雨雨看完了信，他的
心一下吊起來了，非常的難受，好像插上了刀子一般。他恨
恨地跺了一腳，大步的往地里走去。

二、閻德厚的暗打算

閻德厚是個什麼樣的人呢？閻德厚今年五十歲了，從外
表上看，倒是像個人樣，內里卻是個鬼吹燈。閻德厚有個暗
名叫“閻獨獨”，所謂暗名，就是旁人不曉得，只有他的老
婆那樣叫過他。閻德厚老弟兄兩個，他是老二，他同老大分
家的工夫，因為爭五分院地，差點動了刀子，閻德厚現在左耳
朵後邊的大疤痕，還是那時老大揍的他的傷痕。自那次分家

打架之后，閻德厚立了一个泰山般的主意；無論老婆生多少兒子，只能留一个，免了兒子多分家时生气。妻子生了第一个兒子，兩口子用心的把兒子养活了；等他妻子連着又生了兩個兒子，他都偷偷的害死了。每次弄死孩子时，他老婆就要罵他一句“閻独独”。

閻德厚不光在这一項事情上表現出了“独独”，就是日常的小事上也如此。做下好飯时，老人靠后，兒子靠后，只管自己吃。他老婆有时說他：“你就不能讓老人們吃口好的么？”他便說：“他們年青时吃过啦！”老婆又說：“老人們吃过啦，孩子可沒有吃过，給孩子一口吃！”他又說：“孩子長大了还能沒有好的吃。”总之，只有他一人应该享受的。

前边說閻德厚只要一个独兒，不想独兒長到六歲上，“嘎嘯”兒得了个急病，死了。兒子一死，閻德厚有点着急了，只有等下一个了。不想他老婆一連三年沒有怀胎，閻德厚夫妇倆更加着急了。閻德厚的老婆，整日的往东庙里燒香，西庙里拜佛。每年陰曆三月初三，总要往送子观音庙里敬送無數的面桃面杏。到第四年上，閻德厚的老婆才又怀了胎，不想偏偏的生了一个閻女。当时閻德厚一看是个敗財神，一下抓起了孩子，把孩子的腦袋擰了一个臉朝后，虧得閻德厚的老婆趕緊把孩子搶到手，再三的向閻德厚求情吵架，才算救活了閻女的命。以后，閻德厚就再也沒有見到兒女了。

他們把閻女養大，要給閻女找個女婿頂門兒，這就找上了田雨雨。田雨雨弟兄五個，他是老三，家里的光景萬分窮困，不用說是娶媳婦兒，全家人有時只能吃半飽飯。閻德厚平時見田雨雨心眼靈，面貌好，他才選上了田雨雨。閻德厚找人和田雨雨的老爹一說，田雨雨的老爹非常高兴。不想田雨雨和閻德厚彈不到一根弦上，過門之後，不斷的吵嘴生氣。解放之後，田雨雨就帶上他的妻子，硬回自己的老家了。

閻德厚是個能干會算的人，他同老大分家之後，一連又買了十畝好水地，連他原有的算上，一共是四十來畝，而且全是挂金好地。可他一直的沒有出錢覓過長工。閻女女婿在門的年月，靠女婿給他挑担子；田雨雨走後，他把一個外甥請來，給他當不出錢的長工。前年外甥到區合作社當了炊事員，他就求爺爺叫奶奶的，參加了田雨雨他們的互助組。

建社的工夫，閻德厚堅決要求進社，田雨雨當時覺得有一點不對頭。但和大家一商量，多數人却都贊成閻德厚留在社里，特別是閻中中的主意非常堅決。他說：“不把閻德厚留在社里，我是堅決不進社！”副社長趙錫也說：“不要閻德厚還成！”當時連閻櫨子一些人也沒有提出反對。都說：“閻德厚地多車馬好，對大家有利。”田雨雨本來也不十分明確這個問題，就馬馬虎虎的把閻德厚留下了。閻德厚為什麼要鑽到社里呢？就因為社里地、勞對半分紅，和覓短工差不多，到了地不分紅的工夫，自己再拔了腿不遲。二一層，女婿又是社長，雖然女兒死了，好歹還得听個一句半句的，入

了社也吃不了虧。

這時閻德厚为啥打起了害人的算盤來呢，正如田雨雨後來所想到的，因為他的莊稼沒有受到損失，立時就下定了退社的主意。他的算盤是這樣打的：多數人家都受了災害，秋後能不缺糧食？自己退出社來，獨收了自己的莊稼，把糧食放賑給大家，利滾利、息滾息，一輩子也吃不清了。

閻德厚打定了退社的主意，就同他老婆研究出了一個妙計，讓老婆開花放炮；正好碰上了閻德子打馬，閻德厚就把第一炮打响了。

三、回击閻德厚

田雨雨看透了閻德厚的鬼計，在地里就給干部們下了通知，當晚上就開幹部會。

天色全黑了，田雨雨從地里回到家，女兒梅梅就把飯碗放在他面前了。飯是梅梅做的，有年糕，有米湯，還拌了酸菜。

田雨雨剛吃了一碗飯，副社長趙錫就闖進來了。趙錫今日來的這麼早，田雨雨感到有點奇怪。往日開會，趙錫都是最後到的。田雨雨“嘿嘿嘿”的笑了笑說：“哎呀！今天太陽怎麼從西邊出來了！梅梅，快給你趙錫大伯拿塊年糕來，拿塊大的。”趙錫沒有答話，進屋直然的跳上了炕，拿起牆台上的煤油瓶子就往嘴里灌。

“天呀！那是煤油啊——”

田雨雨驚喊了這麼一聲，煤油還是灌進趙錫嘴里了。趙錫“哎呀”的苦叫了一聲，“哇！哇”的將煤油吐到了地上。“哎呀！哎呀！我的媽媽呀，這一回小虎子算把我制苦了，這個小雜種……”

原來田雨雨在地里沒有遇上趙錫，就叫小虎子把通知轉送給趙錫。當時小虎子家也沒回，就去通知趙錫。趙錫還沒有回來，小虎子就知道趙錫又往閻德厚家去了。

趙錫本來是個黨員，在土地改革時，也很進步，可從土改以後，生活過好了，便逐漸麻痹大意起來。自從閻德厚入了社，兩人無形中接近了。近兩年來，趙錫不斷的到閻德厚家去，閻德厚知道他是個好吃的，就用吃喝來籠絡他。這麼一來，趙錫和閻德厚拉的越近，趙錫的工作也越不積極。支部進行整黨時，趙錫的思想曾受過批評，自那以後，他不再公開的往閻德厚家跑了，可是過不多時，他又不斷的去吃點喝點。

今日，閻德厚趕集回到家，在門口上遇上了趙錫，閻德厚立時滿臉帶笑地說：“喂！你瞧瞧我布袋里裝的啥？”看趙錫沒有止步，閻德厚接着又說：“來吧，是半只熏雞，快放下傢伙，咱弟兄倆喝一杯去！”趙錫的兩腿不由己了，站下了，回過頭來。閻德厚又拉了一把，趙錫便跟着進門了。

閻德厚引着趙錫一邊往家走，一邊還說：“人生一世，日過一時，能吃點好的就吃點好的，能高興一會兒就高興一會兒，有什麼正經哩。”他們剛要進屋，閻德厚老婆在屋里